

江南三部曲之二

山河入梦

格非◇著

没有死刑
没有监狱
没有恐惧
没有贪污腐化
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
它们永不凋谢

江南三部曲之二

山河入梦

格非◇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河入梦/格非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 4
(江南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21-4287-3

I. ①山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57975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山河入梦

(江南三部曲 之二)

格 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10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287-3/I · 3315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弁 言

1994年,我开始有了创作三部曲的打算,随后立即着手收集资料,撰写创作大纲,并随时将自己的零星思考记录下来备用。其后因工作调动,杂事丛集,心绪也渐渐变得纷乱而颓唐,写作小说的念头也就日渐淡薄了。到《人面桃花》正式动笔,已经是2003年的初春了。所谓的“十年磨一剑”,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。2007年,《山河入梦》出版之后,我已经对三部曲的构架和写作的旷日持久感到了厌烦,甚至对于要不要再写第三部,也颇费踌躇。所以,《春尽江南》的写作动力之一,恰恰是来自终于可以卸下一件沉重负担的期盼。现在,三部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算出齐了。曹元勇先生建议我跟读者说一说此书写作的缘起,但三部曲的写作耗时既久(前后竟长达十七年),加之构思屡经改易,抚存感往,据今追远,所谓的创作初衷也如泥牛入海,变得很不真确了。

台湾在出版前两部作品时,曾冠以“乌托邦三部曲”的名目。“乌托邦”这个概念,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间,其含义经过多重商业演化,已经变成了对它自身的讽刺,当然不宜再用。网络上也有读者给它取了不少名字,比如“桃源”、“寻找桃花源”、“花家舍”等等。如果一定要给这三部书一个统一的名称,我个人倾向于将它称为“江南三部曲”。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取材于江南腹地,同时,对我

而言,“江南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,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。另外,我全部的童年生活,都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。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。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过江北上,去外婆家过年,外婆家的茅屋前、竹林边总有江北人驻足遥望并奔走相告:江南来人了!语调中的那份喜悦和清新,至今让我魂牵梦绕。

《人面桃花》刚一出版,就有读者和朋友指出了书中的不少脱漏和舛误,《山河入梦》的情况也相仿佛。这两本书在大陆和台湾虽有诸多版本行世,但书中的错漏一仍其旧。《人面桃花》在英、法、德、韩等多种语文的翻译过程中,仅法译本(伽里玛出版社今年4月将于巴黎出版)作了文字上的修订。在《春尽江南》出版五个月之后,上海文艺出版社计划将三部曲重新编辑,成套出版,我也终于有机会来订正三部作品中的文字错误,并对部分文句进行了调整和修改。在此,我谨向多年来所有关心此书写作的读者和朋友们,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格 非

2012年1月

目 录

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

1

.....

第二章 桃夭李也秣

93

.....

第三章 菊残霜枝

187

.....

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

285

.....

第一章

县长的婚事

1

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,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,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。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,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,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;在公路的右侧,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。一畦畦的芜菁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,开着白色、紫色和幽蓝色的花。

谭功达神情阴郁,心事重重。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,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。他不时地用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。地图下面,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,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。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。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,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褪了色。她梳着羊角辫,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,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。她吃吃地笑着,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,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。

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?它们往哪里飞?”姚佩佩问道。

“傻孩子,那可不是什么仙鹤!那是鹭鸶和江鸥。”白庭禹纠正道。

“那是什么?怎么还在动?”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,伸手朝远

处指了指。

“噢，那是长江中的帆船。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，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。”

“快看，花！哇，这么多的野花……太美了！天蓝得就像要滴下染料来……简直，简直就像世外桃源……”姚佩佩不住地赞叹道。

“怎么样？这一趟没白跑吧？昨天通知你下乡，你还不愿意呢！”白庭禹得意地转过身来，笑了笑。

“要照我说，风景虽好，毕竟美中不足。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”谭功达若有所思，插话道。

“您快说，还缺什么？”姚佩佩眨巴着她那漂亮的大眼睛，认真地看着县长。

“比如说，烟囱……”

“烟囱？”

“对，烟囱。”谭功达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车开出梅城之后，我就没看到一个烟囱。这说明，我们县，还很落后！我去年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，那儿到处都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，真是壮观……”

谭功达这一说，白庭禹和姚佩佩也都没有了刚才的兴致。佩佩的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。除了单调的引擎声之外，吉普车内忽然变得一片沉寂。怎么搞的？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，怎么我一插话，他们全都不吭气了？谭功达只得将目光重新移向那张被他的铅笔戳得千疮百孔的地图。

这一看，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原来，在地图边沿的空白处，他用红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算术等式：

$$44 - 19 = 25$$

$$44 - 23 = 21$$

$$21 - 19 = 2$$

这几个等式,是刚才他在不知不觉中写下的。可为什么要写这些等式?每一个数字又表示什么意思呢?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这几个数字,仿佛不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下的,而是另外一个人希望通过这几个数字给他什么重要的启示。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他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半天,眼前忽然猛地一亮,微微红了脸,自己笑了起来。荒唐!我这脑子,想到哪儿去了?他摇摇头,不禁回头瞥了佩佩一眼。车厢内有一股好闻的汽油味,当然,谭功达也不难从中嗅到姚秘书身上雪花膏静静的香气。这时,他看见姚佩佩用手扳了扳白庭禹的肩膀,问了这样一句话:

“入、入……入什么呀?”

顺着姚秘书手指的方向,谭功达看见窗外不远处一户农舍的墙上,贴着这样一幅标语:

现在不入,更待何时?

白庭禹正要回答,谭功达早已很不耐烦地抢在前面,瓮声瓮气地答道:“还能入什么呀?当然是高级社喽。”

县长的语调颇有几分愠怒的火气。姚佩佩吓得吐了吐舌头,立刻不吱声了。接下来出现的一幅标语印证了县长的判断。它贴在一户农家猪圈的门上:

单干可耻,入社光荣。

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。

还有一幅标语,用白石灰刷在一排行将坍塌的土墙上,读起来多少有一点令人费解:

农民有了钱,不去修犁头,却去买留声机,就会资产阶级化。

“佩佩,你知道这个标语是谁的话吗?”白庭禹笑道。

“是毛主席?”

“不,是斯大林同志。”

噢,原来是斯大林。我还以为是毛主席呢!看来,只要一天不学习,思想就会生锈,就会落后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。谭功达将那张地图折叠起来,这才发现,原来一直在磕碰他小腿肚子的并不是姚秘书的腿,而是当年他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只公文包。他小心地将地图放入公文包,然后嘟囔了一句:

“车到哪儿了?”

“前面不远,就到普济。”白庭禹道,“要不要停一下,回家看看?”

白庭禹这一说,司机小王就知趣地放慢了车速。

“我看就不必了吧。”谭功达身体倚在靠背上,闭上了眼睛,“水库那边,事情闹得正急,我们还是加紧赶路吧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,姚佩佩就侧过身来,笑嘻嘻地抓过谭县长的一只胳膊,摇了摇,嗲声嗲气地说:“县长不回家倒也罢了,走了这么远的路,水也不曾喝一口,人家的肚子早就饿得直泛酸水了……”

这个姚佩佩,平常在县里做事,倒是细致周到、样样在行,只是说起话来莺莺燕燕、娇娇滴滴,还常喜欢在人身上拉拉扯扯、推推搡搡,即便是对一县之长的谭功达也是如此,弄得他一腔浩然正气找不到个地方发泄。他曾多次严加训斥,可惜这傻孩子不仅毫不收敛,反而变本加厉,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。要是提拔她当个科长什么的,倒也

合适。佩佩呀佩佩，只是你那一嘴吴侬软语，一身千娇百媚，自己还像个孩子似的，如何去约束下属？

“我看这样吧，”白庭禹接话道，“谭县长要学大禹治水，过家门而不入，可我们的肚子也实在饿得不行了。一路上尽嚼些压缩饼干，就像啃了黄沙煤屑一般。不如就在普济的烈士陵园那儿停一下，一来算是祭拜了先烈，二来也好找个地方吃口饭。”

“要说这辆破车，不停也不行了。一路上老熄火，气缸烧得直冒白烟。”司机小王一边附和，一边通过反光镜察看谭功达的脸色。他见县长未表示反对，就开始减速刹车。

吉普车停稳之后，小王从车上抄起一只铅桶，到路旁的沟渠里打水去了。白庭禹和姚佩佩也早已跳下车来。姚秘书一手揉着她那细细的腰肢，在马路边蹲了下来，看了看路边那一丛幽蓝色的花朵，随手摘下一朵，一边嗅着，一边走到白庭禹跟前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花？这么漂亮！”

“嗨！你看你，又在作孽！”白庭禹笑道，“这可不是什么野花，这是蚕豆！”

等到谭功达从车上下来，三个人就一同穿过马路，朝对面的一间店铺走去。即便马路上没有过往的车辆，姚秘书还是用她那柔软的小手带住了谭功达的胳膊，惟恐他被车撞着。谭功达呼吸着山野里清新的空气和她身上令人沉醉的芳香，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。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，普济水库大坝建成发电，就给她安排个去处让她独当一面。团县委早已人满为患……妇联呢？那里倒是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空着，不过赵副县长几天前向自己推荐了县广播站的小朱。不如去县文工团！她肚子里倒也有些墨水，平时又爱唱唱跳跳，没准儿正合适。不过，白小娴也在文工团……一想起白小娴，县长不由得脸红气喘，心里一下子就乱了。

这样想着，他已随着白、姚二人走到了这家店铺的门口。

门外的路槛边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卖唱的。老人是个瞎子，坐在一张竹凳上，拉着胡琴，嘴里胡乱地唱着普济一带流行的旧戏文。那女孩挨着他坐在地上，乌黑的大眼睛怯怯地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个陌生人。脚边搁着一只破铁罐，内有硬币数枚。店内光线阴暗，一张四仙桌靠墙放着，板凳上一个白发老者，正伏在桌上酣睡。桌上放着一溜盛满茶水的玻璃杯，几只蜜蜂不知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着。白庭禹推了那老头好几下，才把他唤醒。

“老伯，你这里有什么吃的？弄点出来充饥，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。”

老人懒懒地睁开眼，瞅了瞅眼前的这几个人，道：“我这里只卖茶水，不卖吃的。”说完仍旧伏下要睡。

“那就给我们下几碗面条也行，我们多付你钱。”姚佩佩说。

没想到她一提起面条，老头忽然来了气，抓过桌上的一块抹布，擦了擦眼屎，冲着姚佩佩怒道：“面条？呸！面条！姑娘，你是哪路神仙光降，这时候还想吃面条？你去外面看看，树上的树皮恨不得都叫人剥下来吃光了，你倒还要吃面条？这都是合作化闹的，还他娘的要修水库！麦子长在地里，还没抽穗呢！”

“那你说，”姚佩佩被他抢白了几句，也有点急了，“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老人说着就咳嗽起来，咳嗽半天，就憋出一口浓痰来，只听得啪的一声，那口痰不偏不倚，正好吐在姚佩佩的脚边，害得姚秘书跳起脚来躲闪。

“那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？”司机小王这会儿也来了，他扶着门框问道。

“屁！”老头拍了拍自己的裤裆，吼道。

一句话把白庭禹和小王都逗得笑了起来。姚佩佩脸上红一阵、白一阵，只装听不见，转过身去，看墙上的那幅年画去了。

“老郭，”谭功达皱起眉头，冷冷地说，“你也觉得这水库不该修吗？”

听到有人叫他老郭，这老头吓了一跳。他转过身朝谭功达看了一眼，脸色立即就发了灰，怔了半晌，满脸堆下笑来，大嘴一咧，连声道：“该修，该修，谁他娘的说不该修？这大坝一修，家家户户通了电灯，那该多好！我活了这把年纪，什么事没见过？可就是没见过电灯。大坝好！谭县长好！我怎么就没认出你来呢？合作化好！谭县长，原来是你们！你们几位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老头说完，就挪板凳、擦桌子，招呼这几个人坐下，一掀门帘，立即消失不见了。

时候不大，老郭从蓝布帘子后面倒退着走了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，还有一碟红糖，外加一碟小菜。

“你们四个人，可我只三个馒头。”老郭嘿嘿地笑着，“不瞒你们说，这馒头还是上个月我做七十大寿时剩下的，一直没舍得吃，你们将就着分了吧。”

谭功达拉过老郭一块儿坐下，边吃边聊。他问了问水库上的事，又问他一个人照看烈士陵园是不是忙得过来。老郭眨巴着他的小眼睛，字斟句酌地做了回答。两人正说着，只见姚佩佩指着那碟小菜道：“老伯，这是什么菜？怎么这么香？”

老郭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这是笑话我穷呀！这哪是什么菜，这是我腌的柳芽。”说完仍是嘿嘿地笑。

过了半晌，老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，在谭功达的手背上拍了拍，郑重其事地问道：“谭县长，毛主席他老人家，近来身体可好？”

一句话，问得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姚秘书紧抿着双唇，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。偏偏司机小王煞有介事地接话道：

“怎么不好？每天早上都去园子里打太极拳，吃饭香，睡觉甜，好着呢！”他这一说，害得姚佩佩再也忍不住了，噗的一声，将嘴里的柳芽喷得满桌都是。一向不苟言笑的谭功达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佩佩很少看见他笑。

吃完了饭，白庭禹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，递给老人：“这就算是饭钱吧，你可不要嫌少啊。”老头嘴里嚷嚷着，死活不要，可一只手就是捏着那钱不放，最后趁人不备赶紧塞到了裤子口袋里。

一行人告辞而去。谭功达因听见门口那瞎子的戏文中唱到了母亲的名字，出门时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，心中颇有不悦。

母亲秀米的生平事迹，在普济一带无人不知。省县的各级剧团早已将它改编成了三四个剧种，走村串巷，四处巡演，去年还被编入了小学课本。可这些事迹到了卖艺的瞎子口中，不知不觉就变了味，令人有麦秀黍离之感。那瞎子所唱，文辞考究，曲调悲切婉转，想必另有所本，却不能不涉虚妄。谭功达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，渐渐地，心中一股无名火起，却又不便发作。那四五岁的女孩，骨瘦如柴，头发蓬乱，和着曲调的节拍，用一支筷子敲着破铁罐，那一溜清鼻涕，吸进去又流出来。瞎子旁若无人地拉着胡琴，慢悠悠地唱道：

见过你罗裳金簪，日月高华

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

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

见过你宴宾客，见过你办学堂

到头来，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

早知道，闺阁高卧好春景

又何必，六出祁山枉断肠

如今我，负得盲翁琴和鼓

说不尽,空梁燕泥梦一场

谭功达心中凜然一震,鼻子发酸,竟然流下泪来。如同突然坠入深不可测的梦境之中,怎么也挪不开步子。他抬头看了看那个瞎子,又看了看那女孩。他的目光越过烈士陵园的森森翠柏和高耸的纪念塔,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白云堆积,一群小学生正排着队,在纪念塔下唱歌。那歌声随着微风一阵阵地飘过来,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。

司机小王在马路对面不停地按着喇叭。谭功达一边过马路,一边玩味着瞎子戏文中“闺阁高卧”和“六出祁山”的出典和寓意,心里七上八下。这戏文仿佛是特地为他写的,让人意气顿消,萎靡不振。

到了车前,他听见姚秘书和白庭禹两人还在谈论着刚才的事,姚秘书笑得直喘气:“那老头,还以为我们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大院里呢!”

白庭禹正色道:“小姚,你可别笑老郭傻。那老头,精着呢!他前面说了一大通儿合作化的坏话,心里不踏实,就找个法子逗我们开开心罢了。”

谭功达接话道:“你们这些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,可比不得我们这些苦出身。那些农民,看似木讷呆板,实则是天生的哲学家和外交家。他们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一点也不比你我少。什么时候我们小看了农民,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。”

“可不是!”白庭禹笑着转过身来,对谭功达道,“老谭,你要是喜欢听戏,明天回到梅城,让文工团的白小嫻专门给您演一场不就得了。”

姚秘书道:“白县长,老听你小嫻小嫻的,这个白小嫻是谁呀?”

白庭禹明显地犹豫了一下。他白了她一眼,又看了看谭功达,对